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十七

外臣部三十二

征討第六

唐肅宗上元元年六月桂州經略使奏破管内西原蠻賊二十萬衆斬獲大賊帥黄乾曜等九人

是月鳳翔節度崔光遠奏破涇州隴州等界羌渾党項等十餘萬又於普潤縣界破党項四千餘衆斬二千級生擒一百餘人收獲駝馬牛羊器械等不可勝數

乾元元年九月招討党項使王仲升斬党項首領拓拔戎德等十八人傳首闕下

代宗廣德二年九月劔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餘衆拔其

當狗城
十月嚴武又拔吐蕃鹽川城
是月吐蕃寇邠州朔方兵馬使左散綺常侍郭晞遣馬步三千
於邠州西夜斬賊營千餘人生擒八十三人俘大將四人馬四
百匹
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大將尚結息贊磨尚悉東贊及馬重英等
十萬衆寇奉天醴泉等縣大掠居人男女数萬計焚盧舍而去
同華節度周智光以兵追擊于澄城破賊萬計
十月關内副元帥郭子儀先鋒白元光合廻訖軍擊吐蕃之衆
於靈台縣之西原斬首五萬級俘獲人畜凡二百里不絶
大曆三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進寇涇州副元帥郭子儀率兵三
萬鎮涇陽
十月靈武破吐蕃二萬
三年八月吐蕃寇靈武進寇邠州邠寧節度馬璘破二萬衆九
月靈州將白元光破吐蕃二萬於靈武
是月郭子儀破吐蕃六萬餘衆於靈州
十二月劒南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八年十月吐蕃寇涇邠等州副元帥郭子儀遣先鋒將渾瑊與
吐蕃戰于宜祿不利村墅居人為吐蕃驅掠去者凡千餘人是
夜瑊收合散卒襲賊營會涇原節度使馬璘又襲賊輜重殺賊
凡数千人賊遂潰
十年正月劒南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数萬於西川斬

首萬級生擒數千獲馬牛數千頭匹
十一年正月崔寧上言大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渾氐蠻羌党項等二十餘萬衆斬首萬餘級生擒首領一千三百五十人獻功闕下
十二年十二月崔寧奏於西山大破三路及邛南吐蕃十萬餘衆斬首八千生擒九百人
十三年四月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謙光擊敗之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即位十月吐蕃率南蠻衆十萬來寇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過方維白壩一自黎雅過邛峽關連陷郡邑乃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大破之
貞元二年十月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遣兵襲其摧沙壁大破之焚其儲積斬蕃酋扈屈律悉蒙等七人傳首京師
五年十月劍南節度使韋皐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勿鄧夢衝等師兵於故巂州臺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悉多楊朱斬首三千餘級其投崖谷赴水者不勝[可]數生擒籠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匹者吐蕃之驍勇者也或云尚結贊之子頗爲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城柵無不降下蕃衆日郤數年間盡復巂州之舊境也
八年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擊破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焚其集聚并獻首虜

九年四月劍南西川節度韋皐遣兵出西山破吐蕃峨和城定
廉城通鶴軍凡平五十餘所獲首虜器械旗幟牛馬獻於闕下
十年六月韋皐奏西峨和城擊破吐蕃三萬又出兵黎雅以援
雲南收吐蕃城柵斬首三千八百級生虜及降吐蕃二百四十
人得其器械牛馬
十一年四月幽州節度劉濟奏大破奚王啜剌等六萬餘衆
十二年三月常皐奏收降蠻七千户得吐蕃所賜金字告身五
十五斤
十三年五月吐蕃於劍南馬領三處開路進軍逼臺登城巂州
刺史曹高任率領諸軍將士并東蠻子弟大破之生擒大籠官
七人陣上殺獲三百餘人被刀箭傷者不可勝數收獲馬畜五
百餘頭匹器械二千餘事
十四年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十七年九月西川常皐奏大破吐蕃於維州擒其相論莽熱來
獻（賜崇仁里宅以居之）初吐蕃寇靈朔陷麟州詔常皐出兵城都西山以
紓北邊皐遂使鎮靜軍使陳洎等統三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
兵馬使崔堯臣率兵一千出龍谿石門路南維州保州兵馬使
仇冕并保霸兩州刺史董振等率兵二千進逼吐蕃維州城中
北路兵馬使刑玼州并諸州刺史董懷愕等率兵四千進攻吐
蕃棲鷄老翁等城都將高倜王大俊等率兵四千進攻故松州
隴東路兵馬使元膺并諸州都宗等復分兵八千出南路雅邛
黎巂路又令邛州鎮南軍使御史大夫韋良金發鎮兵一千三

百進軍雅州經略使路惟明與三部落主趙日進等率兵三千進攻吐蕃逋祖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率三部落主郝全信等兵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巂州經略使陳孝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三部落主苴郡時等率兵四千進攻昆明諸濟城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十六萬衆拔其七城五軍鎮受降三千餘人擒生口六千餘人斬首一萬餘級遂進圍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餘里吐蕃連靈朔之寇引衆南下於是贊普遣莽熱以内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都統群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衆來解維州之圍王師萬餘衆據險設伏以待之先一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也悉衆來追入于伏中諸將四面疾擊遂擒莽熱虜衆大潰

憲宗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國僞驩愛州都統三萬餘人及獲王子五十九人器械戰象等称之

十三年十月靈武奏於定遠城破吐蕃三萬人殺戮二千人獲羊馬甚衆

是月平涼鎮遏使郝玼破三萬餘衆收復原州城獲羊馬不知其數夏州節度使田縉於靈武亦破三千餘人

十一月夏州奏破吐蕃長樂州羅城焚其屋宇器械西川節度王播攻拔峨和棲鷄等城

十四年十一月靈武奏大將史奏敬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十月吐蕃寇涇州命右軍中尉梁守謙充左右神策西京北行營都監統神策兵四千人并發

八鎮全軍往討之
十一月夏州節度使李祐奏准詔自領兵赴長澤鎮討吐蕃靈
武節度使李聽奏自領兵赴長樂等州討吐蕃
長慶元年六月吐蕃犯青塞堡以國家與廻鶻和親故也監州
刺史李文悦發兵擊退之
二年七月靈州節度使李進誠上言於塩州界追殺吐蕃三百
餘人
文宗大和三年十二月南蠻逼戎州遣使赴荆南鄂兵相鄧陳
許等道兵擊之
是月邛州爲蠻所陷以右領軍大將軍董質重充西川監討蠻
使又命中使往大原鳳翔宣取兵馬赴西川已丑內出陌刀七
百口雖突七百且遞西川是月也軍抽退
四年四月幽州節度使李載義上言今月三日發兵入奚界殺
奚賊五千餘人生擒刺史縣令大將首領等二百七十三人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廻鶻爲冦天德以振武麟勝節度劉沔爲
河東節度以大原之師討之八月廻鶻烏介可汗過天德至把
頭烽北侵掠雲朔北川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劉沔
爲廻鶻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爲廻鶻東面招討使以李思忠
爲河西党項都將廻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大原又詔大
原起室韋沙陀三部落吐渾諸部委石雄爲前鋒易定兵千人
守大同軍契苾通何清朝鎮沙陀吐渾六千騎赴天德李思忠
率廻鶻党項之師屯于大柵

三年三月劉沔奏諸将大破廻鶻於殺胡山已迎得大和公主
其烏介可汗被瘡而走方議收於、制曰共回鶻既已破滅宜在
剪除宜令諸道兵馬使同進討是時回鶻有赤心宰相一族東
逼漁陽張仲武乃與從弟公素率其部下勁兵三萬人大破之
收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万餘人户牛馬橐駝旃牆罽不可
勝計尋遣從事李周幢矛門将國從屍相次獻捷先是奚契丹
皆有回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為漢諜事至是仲武遣衙将石
公緒等諭意凡戮八百餘人又回鶻初遣宣門将軍等四十七
人來偵欲毆雜虜遂遍留其使緩彼師其人馬病死亡不遺之
廻體烏介可汗既敗近邊乃依康居求活盡從餘衆寄託于黒
車子仲武由是威加比狄又繼以詔旨諭其諸戎黒車子役殺

烏介可汗

宣宗大中元年春幽州大破奚衆

懿宗咸通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騈率禁軍
五千赴邕管會諸道之師討之尋以騈為安南都護

六年秋高騈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先是李琢為安
南都護雲賊夷獠人多怨叛遂結將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詔命
将帥未能收復乃騈至合五管之兵朞年之内招懷谿洞誅其
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

十年十一月南詔蠻驃信坦綽酋龍率衆二十万寇嶲州定方
軍節度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為賊所攻再云退保大渡河北
去清鷄關二百里烏水相射凡九日八夜定邊軍節度使竇滂

勒兵拒之
十二月驃信遣清平官十餘人來僞和與竇滂語次日蛮軍舡
栰競渡忠武寧軍兵士結陣抗之接戰自午及申蛮軍稍却滂
懼自縊于帳中涂州将苗全緒解之謂滂曰都統何至於是但
安心全緒與再榮弘節等血戰取勝全緒三人率兵而出滂乃
單騎宵遁其夜蠻軍營於山下全緒等謀曰彼衆我寡若明日
對陣吾属盡矣可夜擊之令其軍乱我自解去忠武寧之師乃
夜入蛮軍弓弩乱發蛮衆大駭全緒等二将保軍而去蛮軍乘
勝進攻四川城朝廷以顏慶復爲大渡河制置劒南應接節使
宋威爲行軍都知兵馬使将兵数万與忠武々寧之師合與蛮
軍戰于漢之州之毗橋大捷解西川之圍明日蛮軍遁走兩川

平

僖宗乾符元年冬南詔日寇西蜀詔河東河西山南西道東川
徵兵赴援西川節度使高駢奏奉勑抽發長武郊州河東等道
兵士赴劒南行營者伏以西川新軍舊軍差到已衆况蛮蜒小
醜必易枝梧今以道路崎嶇館驛穷困吏有軍頓立見流移所
爲望一處全完而百處俱破具兵不在衆而在於和其々神策
長武鎮麟州河東所抽甲兵人数不少况備辦軍食費尤多又
緣三道藩鎮盡振羌戎邊鄙未寧望不差發如已在道路並請
降勑勑廻詔答曰蛮蜒如尚馮凌固須倍兵禦敵若已奔退即
要併力追擒乃籍北軍助平南冦其三處兵士宜委高駢候到
蜀日分布驅使且務多々之辦寧辭整々之師其河東一千二

百人令賓㳙下要羗發時騂扦蚉已退長武兵士竟至蜀而還
議者惜其勞費而虛邀出入之賞也
後唐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十三年八月契丹阿保機率諸部號
稱百方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帝親赴援於代北
虜衆方退
十八年十二月契丹阿保機寇幽州節使李詔宏師士固守契
丹引衆而南攻涿州圍逼十餘日陷之契丹寇定州王都遣使
告急帝御親軍赴之
十九年正月甲午帝御親軍五千進擊契丹至新城南探報契
丹前鋒三千騎宿於新樂渡沙河而南矣帝令前鋒偵契丹所
至報云渡沙河矣軍中相顧失色咸欲釋鎮州之圍班師于魏
以俟契丹其還塞再議進軍諸將上言曰今北戎舉國入寇我
師既寡難與爭鋒又聞汴賊內侵鄴中危急儻有差跌吾何所
歸宜且旋師魏州徐圖勝負帝曰古者霸王舉事自有天道漢
祖不事於冒頓周宣詎伏於儻戎時事任吾此於無患且武德
中突利頡利二可汗率衆三千餘萬侵寇關內高祖欲播棄長
安徙居樊鄧文皇帝諫曰獫狁孔熾作患中華自古有非之獨
今也周漢並有茲患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之將帥耳猶
且志滅匈奴若聽臣微效不數年之間必係單于之頸自後頡
利二可汗部落東身闕下為宿衛之人今吾以數萬之衆底定
山東張文禮廝僕小人非吾所敵阿保機潼中勇切略賊類唯利
是求犯難而來其強易弱一逢挫敗奔走無路爾曹輩但篤馬

同行看吾破賊帝乃率鐵騎五千精甲耀日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遽見我軍惶駭而退帝乃分軍為二廣乘之蹑數千里獲其大將一人即機之子其衆益恐時沙河氷薄橋道甚狹虜騎軍無行次相蹂而過陷溺人馬帝乘晚追襲宿于新樂阿保機軍帳方在定州敗兵夜至援族而遁保於望都帝車次定州王都迎謁言詞懇切是夜宿開元寺來日帝引軍趨望都契丹逆戰身先騎士馳擊數四虜騎退而結陣我徒兵陣於水次俄而帝與李嗣昭躍馬交戰賊騎大潰俘陣數千級獲其酋長數十追擊至於易州所獲氊車毳幕羊馬不可勝紀時自正月朔雪平地五尺賊芻粟已竭人馬踣死於積雪中纍纍不絶帝乘勝追襲至幽州而還時獲賊中人言阿保機之來蓋取信於王都初都說保機曰子父使我以情先王鎮州金城湯池玉帛山積燕姬趙女充物其中俟君一到不屬佗人如不時至必為晉人所有保機躍馬務進其妻曰我我有羊馬吳樂面樓足可以崇育兒孫何庸遠離鄉土我聞晉人無敵兵強天下事一不測後悔何追保機曰張文礼有金玉百萬晉侍皇后當率騎同取非有他患遂傾部落而來既遇往敗狼狽而旋保機擊王都青讓自是不聽其謀妻亦讓保機曰聽狂口貪貨財稱其敗也保機大擊

同光二年正月契丹寇凡橋關以天平軍節度使李譚明宗也下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為副率軍討之是月契丹還

五月幽州上言契丹阿保機將寇河朔以滄州節度李紹斌為東北面招討使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為副招討使以宣徽使李紹宏為招討都監率大軍渡河而北

十二月契丹寇幽州以宣武軍節度使李譚部署大軍北征

參年正月李譚上言於涿州東南殺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

遣人告捷是月諱送所獲契丹俘囚首領𠤕彡等八人斬於應

天門外

明宗天成二年四月幽州節度趙德鈞令衙校常玉破奚於擅

州斬首百餘級奪漢民四十擒生奚二

三年四月定州王都作亂求援於契丹那律德光遂陷平州遣

禿餒以騎五千援都於中山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晏球破之於

曲陽禿餒走保賊城

六月幽州趙德鈞奏破契丹餘人於幽州之東奪馬六百匹是

月詔王晏球攻取定州詔達怛及諸蕃東入契丹界以張軍

勢

七月契丹遣惕隱卒七千騎救定州招討使王晏球逆戰於唐

河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於要路生擒首領惕隱等五

十餘人接殺皆盡契丹強盛僅三十年雄據北戎諸蕃竄伏屢

為邊患漢兵常憚之前後戰爭罕得其利是役也曲陽之敗已

失千騎唐河之陣兵踣七千潰散之後溝渠之益官軍襲殺人

不暇食秋雨維降泥濘莫進人飢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人持

白挺毆之德鈞生兵接於要路稚奇峯嶺北有棄馬潛遁脫者

數十餘無稚類帝欲書諭其本國皇威大振

是月殿直崔處納押契丹僞平州刺史羽厥律已下一百七十

人至内十七人有骨肉識認餘分於兩橋斬之

閏八月幽州趙德鈞獻俘於行闕蕃将楊隱等五十人留於親

衛鮮平六百人皆斬之

四年二月定州王都平擒秃餒及餘衆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

十二月靈武康福奏方渠北掩殺野利大虫兩族二百餘帳牛羊二萬騎

長興元年四月雲州奏掩殺契丹吐渾突厥等斬首四十六獲契丹副行首尼列已下十八人牛羊駝馬萬計

三年正月遣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靈武節度使康福等率步騎七千往方渠鎮討党項之叛命者

二月康福奏賀蘭山下蕃部數百帳順命者撫之其背叛者見除討攻所獲駞馬牛羊數千騎

是月藥彥稠奏誅党項河埋三族常悉褁勒彊賴埋廝骨尼各一族屈悉褁三旅計十族得七百餘人黑玉一團

七月靈武奏夏州党項七百騎侵擾當道出師逆戰敗之生擒首領已下五十騎追至賀蘭山下掩擊次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以廻鶻朝貢多為河西雜虜剽掠詔邠州節度使康福遣將軍牛知柔率禁兵援送至靈武虜之為患者隨使討之

十二月北面招討使河東節度使石諱晉高祖送擒獲契丹首領來海金等至京師

二年北面總管奏雲州殺退契丹具籍報前軍奪甲馬又援送靈武軍衣副都部署潘環言主馬嶺党項殺牛族結集遂殺獲首領阿磨而下五人又獲撥相公族人馬通路前進

三年九月甲辰北面行營都招討使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
契丹戰於太原城下王師敗績時契丹王自率部族來援太原
時高祖晉高起義高行周符彥卿率左右廂騎軍出鬬蕃軍引退已時
後蕃軍復成列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陣於賊城西北倚山
橫陣諸將奮擊蕃軍屢郤至晡我騎軍將移陣蕃軍如山而進
王師大敗詔遣侍衛步軍都指揮符彥饒率兵屯河陽昭宛延
率兵由青山路趨榆次詔幽州趙德鈞由飛狐路出賊軍後耀
州防禦使潘環合防戍軍出慈隰以援張敬達
晉高祖天福四年八月丙蕃寇邊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獲其大
首領野爲王子羅蝦獨
少帝天福九年定州節度使馬全節戰契丹於北平擒千餘人
而斬之
開運三年八月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
寇千餘騎轉鬬四十里斬蕃將解里相公
漢高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鎮州先屯騎將自再榮奏逐出虜
將麻荅復其城
隱帝乾祐二年十一月契丹入寇前軍至貝州陷高老鎮千餘
家乃西北至南宮堂陽剽虜人畜諸鎮守閉関自固時高行周
以重名鎮鄴而諸屯戍甲兵雲布帝慮行周年高避事緩急踈
於應變時周太祖爲樞密使帝乃詔於內殿謂之曰國祚初基
先皇厭代冲人嗣襲政教未孚而守鎮之徒連結方面僞監未
誅憂不暇食鄉受託孫之寄率代叛之師伊其落角摧牙夷兇

湯寇實卿之力也樞機雖重在朕面前玁狁內侵實憂境上夫
兵機不可預授權道全在臨時苟非良將主謀安能却敵卿可
更爲朕河朔之行則予無北顧之憂矣對曰臣受顧託之重處
將相之地安敢憚於赴蹈惟陛下指使帝曰卿速撰行無使虜
塵滋蔓翌日賜玉帶名馬金鞍戎裝器仗雜綵銀器仍置供奉
官趙延遜等二十人殿直都知張盛等二十八人樞密院承旨
張闓等五人前邠州刺史白文遇隨州刺史康延詔房州刺史
李彥崇均州刺史曹奉金天文趙修己醫官顧師琪等從行仍
令宣徽南院使王浚祭與軍事十二月深冀易等契丹退
是年湖南上言蠻寇遣賀州大將徐進率兵援之接戰於鳳陽
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十級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鎮州何福進言契丹寇深冀遣龍捷都
指揮使劉誠誨兵馬監押慕延釗本州衙內指揮使何繼筠率
兵拒之至武強縣奪下老小千餘口賊軍遁去
三年二月環州皇甫進邠州折從院各上言奉命率軍討慶州
番部野鷄族
世宗顯德元年五月節彥卿上言逐契丹過忻口北殺番軍二
千餘衆大軍已還忻州從官稱賀
六年四月大治舟師以備北伐分命諸將沿流設備以前鄜州
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部署以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
部署以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一路都部署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韓令坤副馬以侍衛馬部都虞候通爲陸路都部署

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

五月帝將收厖橋關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虎捷左廂主張鐸副焉以滑州節度留後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龍捷左廂主高懷德副焉仍命各率部兵以戍焉餘具視征及帝王功業門

恭帝即位初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騎於霸州北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十八

外臣部三十三

備禦

自昔至治之世守在四夷其後或干紀猾夏侵敗王略是用完其守備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正其疆場所以遏外侮而備不虞斯有國之令典也三代之獫狁難以作降及秦漢以迄于五代或臣或叛何常之有繇是繕治除固卒勵威武衡之以策略懷之以恩信連城積粟以守其要材官長技不忘乎戰制置之術悉講乎便宜羈縻之義必酌乎故實至於釆外庭之嘉論納郡下之娩畫話言可舉永圖斯在蓋夫桀驁荒獷殊俗異類得其善言不足以爲喜置之度外允謂乎得宜然而備務之方慎固

之道不可以不為慮矣
周文王為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南仲為將往築城於朔方為軍
壘以禦北狄之難故作出車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
南仲玁狁于襄(襄除王)
秦始皇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
渡河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
餘年
漢高祖二年十一月繕治河上塞(秦北攻滅築河上塞)
六月興關中卒乘邊塞(乘登也登而守之)
十一年正月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南有之
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大原之地益屬代(少割以盡取益之不)
(也)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
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
常賢知溫良立以為代王都晉陽(一說都中都又文帝過大原晉陽中都二歲似廷都於中)
(都也)
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都地尉卬遣二將軍軍隴西北
地上郡中尉周舍為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
千乘騎卒十萬人帝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
郡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帝乃止(要脅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
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
奴走是時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

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敺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瀐謂侵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屮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

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觀也葦葭也蕭蒿也）屮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和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

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均不能相勝則雖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也其同類自相攻繫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五俱前（伍人為五二百為十）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林官有材力者騶發騶矢以射者二矢善故中則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礼薦以木之作如楯鑑者破之木）

下馬地鬭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万以誅數万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万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平地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万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材擇（材與栽同）文帝嘉之賜錯璽書寵

荅馬曰皇帝問大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万不當也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者門也居閭之居閭之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圉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蒙冒犯也）視死如生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乱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之帰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以離南晦今使

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困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調易代也音庚不知胡人之能不知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渠荅鐵蒺藜也藺石城上雷石也雷來內切復為一城其內城間五百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為其度之也揔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調音徒釣切為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蕃也若今竹虎落也以竹篾相連遮落之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

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復音子目支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自廩給其衣食於能後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文帝時有二十等爵而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給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而寇驅漢人及畜產而定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謂官為俻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主德義以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鬭當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言發怨之人使

行戍役也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
費益寡 將送也資也 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 稱付也 存恤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 輯與集同 使先至者安
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
廣虛也 所以充食寬廣空虛之地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
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
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 二內二房也 置器物
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之性也 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 昏謂昏同配合也 生死
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畜長六畜也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切 室屋完安此

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
敵也使五家為五五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
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有保護之能者也 習
地刑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敵故卒伍成於
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迁徙 各守其業也 幼則同遊長則
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
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粮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
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
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使其守勝遲志而去 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

下財察
後元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軍下至徐厲皆書姓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説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飛狐在生郡故禁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句音章句之句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亜夫爲將軍次細柳在長安西北又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又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匈奴傳書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謂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又在謂北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下音駕切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故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疆自上古弗屬不内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帝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一豪酋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廼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竟讀曰境其士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不言臣固願效之效致也致其許臣問全代之時代未分之時也大国之時全今加以代爲一国尚能以擊匈奴況之大平北有彊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

倉廩常實（樹植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爲一天下同任（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輓引車也音晩）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不于恐懼威合也）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解脫其鞍而亦閑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言聖德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廣武鴈門縣常谿名）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宿以畱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

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且切）非故相反也因世宜也高皇帝身被堅執鋭冒露霧沐霜雪行幾十年（幾近也音巨依切）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喪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衛）此仁人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與讀曰豫）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音力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猋疾風也音必遥切）畜牧爲業弧弓射獵（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

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輕重不等也臣
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公都雍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
并国十四辟讀曰闢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数
千里以河為竟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
馬於河置逢燧然後敢牧馬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
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
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留止也言無所擬也若是則北發月
氏可得而臣也發猶召也言威声之盛北自月支以東皆可徵召而為臣故曰擊之便安
国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
勞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国墮城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不同則取其所伐之国則毀其城也覆
音芳目切墮音火規切常坐而役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
不能起毛羽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
善作之尤為曲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
入長毆難以為功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衡猶橫也疾
則糧乏徐則後利後利謂不及訪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
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
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不
遺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
文亂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
誘而至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阻以為
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

可禽百全必取帝曰善迺從恢議

是年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選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万世臣今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司馬穰苴善用兵者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之官有君臣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礼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作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索也采若稱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行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国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其守也（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獘中國甘心匈奴（靡散也）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衆人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車載芻稾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一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

姓靡獘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
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當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
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
如搏景（搏擊也專人之長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
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
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
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
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求侵邊境）
（而敺路人声也）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
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
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思慮易失其常也）

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求己利若章邯之比也）
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佗音徒何切）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
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周書者本尚書之余）願陛下
熟計之
五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所以為固門山匈奴之寇也）
六年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二年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
河而為固
三年春罷蒼海郡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元光中公孫弘為相時
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用

帝不聽主是弘爲御史大夫數諫以爲罷獘中國以奉無用之
地願罷之於是帝使侍詔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
弘不得一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
專奏朔方

元狩四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
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
匈奴交通

五年三月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至匈
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皆二千里不見虜而
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四年秋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大初元年五月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三年句黎湖單于立四月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
遠自千里築城障列臺至盧朐（盧朐山名也朐音劬）而使游擊將軍韓說
張平侯衛伉屯其旁（說讀曰悅悅音伉即衛青子）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
延澤上

天漢元年秋發謫戍屯五原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

元鳳五年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者爲人所告劾者爲人所劾亡謂被告劾而逃亡者）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去莵城是時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輙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及有識者議詳乃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帝從相言而止

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以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

國擊西羌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略者解散虜謀徼極延擊之徼要也要其倦極者徼工堯切時漢以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弛刑謂不如鉗者也弛言解也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江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定安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大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册竟讀曰境也今虜朝多為寇土地寒若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賫四十日粮分並兵出張掖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各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壞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亊者

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掖回紆遠里謂路紆曲也紆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傷軍進退稍稍引去商度也謂計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粮道必有傷危之憂受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以奪其畜產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殆近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勤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鰨張掖之縣也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田城要也杜遮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佗種刼略言被刼畧而反叛非其本心也故臣愚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揃循和輯此全師保

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
之助也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廼拜侍中樂成侯
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即就也就其即
拜之也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
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人當獲麦已遠其妻子
從其妻子令遠居而身来為寇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
得田作今張掖以来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轉輸
並起百姓煩擾將軍萬餘之衆若不早及秋兵水草之利爭其
畜食畜謂畜産羊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日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
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中山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許裂也瘃寒
創也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行歳數而勝微乂曆年歳乃勝小敵

也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
千一百人敦煌大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冨昌酒泉候奉世
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亡慮大言也賫三十日食以七
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者也去酒泉
八百里去軍將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
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意必離其黨與雖不能殄
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邛將胡越以飛射亡步兵二校益將
軍兵今五星聚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五星所聚天下月羌人在五星在東則為
漢大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
時誅不義万舉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
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廼上

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子見騎都尉安國前卒賜書擇羌人
可使罕开諭以告大軍當至、不誅罕以詳其誅恩澤甚厚非臣
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
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之明詔今先零羌楊王將騎四千及煎
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也 罕羌未有犯今
置先零先擊罕糧有罪誅亡辜 糧置也故也 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
下大計也臣聞兵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制人不制於
人 皆兵法之辭也至人引至而取之也至於人為人所引也 今罕羌欲於敦煌酒泉寇且飭兵
練戰以雖其至 飭整也須待也飭與飭同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
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
為虜所致之道釋 癈也 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
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
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
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
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施德自樹德德也 虜交堅黨合精兵二万餘
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其須小種姜名也
如是虜兵寖多 寖多也 誅雖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
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
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臣所顧念
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欲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
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
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利惟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

寅亟書報從充國計焉
二年匈奴單于將十萬其旁塞獵（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
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
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
不敢入還去即罷兵
五鳳三年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
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
光祿勳楊惲大僕戴長樂問御史大夫蕭望之計策望之對曰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晉侯還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
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
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
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
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此德之盛也帝從
其議後竟遣兵護車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元帝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彡音先廉切姐音子今西羌尚有此彡又音先再切）
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
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比頻也登城也）京師穀石二
百餘（一石值二百餘錢）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
而遣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漠無啼也音漢）奉世曰羌虜近竟內
背畔（竟讀曰境）不以時誅亡以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

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
誅亟破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切往者數不料敵料量也音取而師至於折傷再
三發軵軵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軵車而餉音而隴切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
無慮三萬人無慮舉凡之吉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
矛之兵耳器不犀利犀堅也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
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万人守之且足奉世曰不
可天下被饑饉亡馬羸耗耗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簡謂
選揀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言創首為惡难也今以萬人分
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
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和應也音故引切相扇而起臣恐中
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少廢師而曠日曠空也空

未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万也相益為万倍也固爭之不能
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旦云
領兵屯田不言計之國屬典任立護軍都尉昌為偏裨到隴西屯三處典
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
首陽西極上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也阪府阪切降下江切阪普
河切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軍於廣陽谷羌
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且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
益三萬六千人及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兵六万餘人拜大
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
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良家子王牆單于驩喜上書
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

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帝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時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斥開也小敵也建塞徼起亭遂隊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恬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有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欺侮也易音弋豉切往者從軍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求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

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冒山下樹木摧折或亡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勝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
繇戍（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環亭隧滅
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
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於漢自矜思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
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
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
口諭單于（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
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
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
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
意（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
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卷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十九

外臣部三十四

備禦第二

漢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捕反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於中國未知利害假令

猶言當也或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沮壞也音材汝
也令單于自疏不規邊吏或者設為反問欲因而生隙隙音居現反
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
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知勿受以昭日月之信
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諼許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
將王舜往盟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
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
來厭人游音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又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自黃
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輙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帝由是難之以問
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
于使辭去及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
亂兵家之勝貴於未單已亂而後治之單之鬪而後獲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
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
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
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以秦
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規
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
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碩畫之臣甚衆石大也又曰石言堅固如石也
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
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
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

辭矣荅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
候騎至羅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以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
十萬衆徼於便墜徼要也音工完切墜古見也匈奴覺之而去徒費兵勞師
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推社稷之計規恢萬載
之策也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
操持也音千萬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
逐北封狼居西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積土為封又禪除也而虜名王貴
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
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中
奴地名也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佚與逸同是以忍百
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喙口
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盧其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稱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桀堅也言其起
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方騎獵其南而長
樂候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
獲鮮少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
兩將軍故北狄不報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
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
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伏音蘭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與專同專制謂以
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強音其兩切何者外國天
姓忿鷙鷙狼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
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

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籍蕩姐之場羌屬籍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菑菑古災字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輸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樂难折衝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則用之費一歲數百万也豈為康居烏孫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可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辭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雜帛五十匹黃金十斤

嚴尤為王莽將莽分匈奴地立呼韓邪十五尤諫曰臣聞匈奴

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漢秦征之
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
王時獫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
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蟁虫蚊字也蝱音盲螫音式亦反敺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
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約少也少齎衣裝雖有
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
艾罷讀曰耗揁創音初同反艾讀曰乂次下亦同也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
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袤長也音轉輸之行起於負
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
戹比年饑饉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
江淮然後乃備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
居暴露師老械弊埶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
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調發也音徒釣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
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
胡地池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馬物故且
盡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
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鬴古釜字也鍑釜之大口者也鍑音富食糒飲水以
歷四時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
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重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
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累音力瑞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
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

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謂率見道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詔驃騎大將軍杜茂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

九年正月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

十二年十二月先零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詔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是歲朱茂屯田晉陽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寇邊帝遣謁者段忠將衆郡施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郡弛刑屯邊（施讀曰弛施鮮也謂有故令其去鉗釱赭衣謂之馳刑）築亭候（亭候伺候望敵之所）修烽燧

十三年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時帝以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上谷太守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是歲匈奴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設烽火

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後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四年正月匈奴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閑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二十五年邊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沿邊諸郡為漢偵候助擊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

賊若乆放縱而無揔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之世皆保塞無事

二十六年南匈奴與單于戰不利乃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史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

二十七年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太尉趙憙典邊事思為乆長規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關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計日草創苟合来有還人蓋意至此謂徙

明帝永平八年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先是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鄭衆覺之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屯五原曼柏光武以幽冀相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音以謁者監領兵騎五千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十月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占著謂附名籍父母同産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十六年二月遣大僕祭彤出高闕高闕山名以因名塞在朔方北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附馬都尉耿秉出居延本匈奴地名曰武帝因以名縣屬張掖郡在甘州張掖縣

東北騎都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之山又名折羅漢山在伊州留兵屯伊吾盧城本匈奴地名既破呼取其地也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伊州細職縣伊吾故城是也

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死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産欲求從者恣聽之

十七年八月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張掖故匈奴昆邪王地也張國臂掖故曰張掖故城在井州張掖縣西北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在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体故名之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内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耿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耿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耿恭為戊己校尉屯後出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章帝初即位戊己校尉關寵屯車師前王城耿恭屯後王城北匈奴圍之關寵上書求救帝乃詔公卿合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蛮夷之暴内則傷死難之臣議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大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還足入塞帝然之

建初元年春酒泉大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帝不欲疲弊
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
二年三月甲辰罷伊吾廬屯兵
元和二年武威大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
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
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猒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
大不可開許大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
口者輙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
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
虞改議從安大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勸虞
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
作變色客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曰久議沉
滯各有所志盖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
抑心更非朝庭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
七月詔死罪囚犯罪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
金城戍
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左校
尉耿夔所破逃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
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
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禄勲

耿秉等十人議可許遠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以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漢既定宜命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陸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曰事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伐塞北平章和之初降者十餘万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輒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其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是此空盡天下而非策建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悖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大

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

卒如安策安以天下要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

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戍敦煌

十二年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

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師餘衆刀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

其患

十四年二月乙卯脩故西海郡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地以為西海郡也光武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郡至是復繕修之金城郡蘭州縣也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丁巳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長安雍二

營都尉官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京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焉西羌傳去虎牙都尉居長安

五年二月先零羌入寇河東至河内百姓相驚多奔南度南使

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

塢候六百一十六所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宮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

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

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

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

當斬斷臨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

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

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

疋小口半之遂成死子洎固立其後讖貊率服東垂少事歲初
置漁陽營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
延光二年張璫為敦煌大守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
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
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
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
人四郡供有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不又能則宜棄
交河城鄯善等悉使入
塞此下計也朝庭下其議尚書陳忠上䟽曰臣聞蠻之寇莫甚
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大宗屈奉供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
久長之計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損於狼

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虛空筭至舟車皆
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
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逃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
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
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
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
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
西四郡危矣不耿則百部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
域絕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世一心勤劳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
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
內無以慰劳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域士經有明誡臣以

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懾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徒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初曹宗於敦煌大守時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大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营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璿為大守遂建三策

三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詣敦煌隴西其度遼營（漢官儀度遼將軍屯五曼柚柚縣）

順帝永建元年五月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黄髮年老不任軍事者上名嚴勅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習戎馬十月辛巳詔減死罪以下徙邊丁亥鮮卑犯邊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雲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調遝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步兵射声胡騎車騎等校尉也）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五年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

永和元年武陵大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徳不

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禽獸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與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衆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

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賊勢轉盛侍御史賈昌使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歲餘兵穀不斷帝以為憂明年詔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兖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楊數被徵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千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斛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若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兵無益之效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大守刺史悉使兵往交趾令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從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大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大山大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大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五年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是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戊午減天下死罪一等戍邊

和平元年十一月辛巳减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减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閏九月减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壽三年四月九真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殁遣九真都校
尉魏郎擊破之復屯據日南
靈帝熹平五年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
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朝廷未許先是護
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
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
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
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
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
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彊胡西伐
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積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
至乃興塩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
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而並出旣而覺悟乃
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
有悔爲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
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知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
漏精金良鐵皆為財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
奴昔段紀明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

未必過叚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
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
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瘫疽方今
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
呂后棄謾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
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
與蟲螘校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
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
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
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為大漢羞之今欲以齊民
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
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
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
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
祭凶年猶有不備况備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
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
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
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甲其要遺業猶在文
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
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藏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三
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師衆逆戰育

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光和二年十月巴郡板楯蠻復叛寇掠將及三蜀漢中諸郡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尅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畧漢中上計程也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德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衆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大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之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羅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伏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湖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車騎

將軍掾應邵駮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郡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國家外而不内盖為此也往者匈奴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盜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乱制御少緩則陸掠残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珍而羌為邊害如或致悔其可追呼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静有謀必能獎厲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九十

外臣部 三十五

備禦第三

魏文帝黄初三年二月鄯善等王各遣使奉獻西域遂通置戊已校尉

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先是黄初五年步度根紀厥貢献享加賞賜後一心守邉不為寇害而可比能衆遂彊盛）

晋武帝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帥齊萬年山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辞曰夫夷蛮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内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絶域

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
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
西戎既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
服疆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
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
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窘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
来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
其已然之効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
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
禦之有常雖稽首執贄而邊域不弛固守為寇賊疆暴而兵甲不
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専
征以大兼小轉相殊滅封疆不固而害利異心戎狄乘間得入
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
遽興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
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
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
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
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
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
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
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
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

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衆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時騎元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郡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其河内及遣北軍中候宋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紀明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長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渭涇之流溉其舄鹵鄭白之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謡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之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也已驗之

事也當今之宜及兵威方盛乘事未罷從馮翊北地新安定界内羌著先零罕开折支之地從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晋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深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别要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伐之勞老者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悪初附且穀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

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慮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分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悪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将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離流漫未鳩與関中之人户皆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懐土也夫聖賢之

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不還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其種族使自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賊盜之原除旦夕之損建中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亡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為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附降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以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　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衆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

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殘燬今百姓失職猶或忘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之懷思釋我華夏纖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良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西涼李暠脩敦煌舊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後趙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鄗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

後涼呂光時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南齊大祖建元二年又置巴州以威靜之

後魏明元泰常八年正月蠕蠕犯塞二月築長城自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

大武始元初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先後北平王長孫高平陽侯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骨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大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吐

語不過千里其形正殘雹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

延和元年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備蠕蠕

大延二年八月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沙泉道

五年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漠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稽敬輔國大將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

大平真君五年帝蒐於河西詔司徒崔浩詣行在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都通西域勸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之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六年八月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漢以餌蠕蠕

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

九年十二月北討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粮城內留守而還

孝文延興五年六月典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

大和中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方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賫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部衆不闘樂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故宜然也易稱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利如其一成惠乃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来有成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無住至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者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專習戈楯二萬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

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倉庫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决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征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懐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威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輙决赦其小過要其天功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稱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一二帝又引見群臣議伐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勅勤渠帥與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漢今為應乘弊致討為應休兵息民在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為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為寇擾為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冦不宜懸軍深入帝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未有賔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為摇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帝又曰今欲追蠕蠕使還應有書文以不得臣以為宜有乃詔閭為書於時蠕蠕國有

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音書不論彼
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事所在問對曰
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
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
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帝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
有使人之礼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化必被謗誣昔
刘准使陰靈誕每下人不為非礼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
致極刑今為旨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至知之宣武延
昌三年十月庚辰詔驍騎將軍馬義舒喻蠕蠕
孝明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
議將議漢荅匈奴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子倫表曰古之聖
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臺見之文
書著羈縻之事大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啓帝圖日有不
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
祖光宅中土業隆下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
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案劒璽書不出世宗運籌
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送欵閑上亦述
遵遺志念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強飭言率戎何憚而為
之何求而行之往日梁通敬其和以成肅未絶抑而不許先帝
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
且慕雖慕德亦未觀我懼之以強儻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
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踈之則怨狎之

則悔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未既兵逆去又
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礼
則可豐其勞賄籍其珍物至於王人遠役啣命虜庭優以疋敵
之尊加之杕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暇令選衆而舉使
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辞馮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
時猶為不顏而况極之以隆崇申之以晏好臣雖下愚輙敢固
執若事不獲已應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
道若聽受中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
聲必寵畢於無外脫或未從爲能損余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
而懐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将勤衛霍之師
蕩定雲沙掃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
戍已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棄甲養民務農安邊
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燕弁而遽虧典制将取笑於當時
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荊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
方今竊為陛下不取又陛下方禮神岷瀆致祀衡山登稽嶺窺
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将
何以職命之景業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為報使甚失如彼
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
正光四年二月己卯以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
元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持節喻之時帝以沃野祠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懐方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進古城邑詔河南尹酈道元持節兼黄門侍郎與都督李崇且置立裁減去留諸兵積粟以為邊備
東魏孝静帝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東北道

行臺差選勇士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為河南大使簡發勇士
北齊神武為東魏丞相武定元年八月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
馬陵戍東至士隥四十日罷
文宣帝天保元年受魏禪多所創革六防之内徙者更加簡練
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時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謂之勇士以備邊要
三年十月乙未辛離石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
餘里立三十六戍時陽裴為都水使者帝親御六軍北攘厥仍詔裴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
六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鎮州九
百餘里
七年十二月先是自西河揔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
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長城内築重城自軍洛扶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武成帝清河二年三月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
關
後主武平元年十二月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後周宣帝大象初徵拜于翼為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障自
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
隋高祖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脩築長城二旬而罷又云開皇初遣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万於朔方虚武築長坑東至黃河西巨綏州南出勃嶺綿亘七百里明年帝復令仲方發丁十五万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又遏胡冠又黃門侍郎嶺行本以党須羌寇邇封域最為難服上表劾其使者臣開南蠻遷校尉之統西域抑都護之威此見其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

心獨乘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其奇志
二年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十二月乙酉遣沁
源公虞慶則屯弘化備胡
六年二月丁亥發丁男十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
七年二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而罷日前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
丁周帝遣長孫晟副汝南公宇文慶送千金公主于其牙攝圖弟處羅侯号安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
與晟盟晟與之遊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
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
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而屯兵數万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
強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懷猜忌外士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表齊斉大悦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
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毒縣謬為欽敬礼數甚優玷厥使来引居
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二授車騎将軍出異龍道齎幣賜受契丹莩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使深布心陰誘令内附二
年攝圖四十万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發達長孺軍吏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亦說染干詐告攝圖鐵勒等反欲
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七年攝圖死遣長孫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業護可汗處羅侯因晟
奏曰阿波為天所咸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献乃召文武議焉安樂公元諧曰就彼梟首以懲其悪武陽
公李充曰請生将入明顕戮而元百姓帝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悪
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遠之道不如兩育之帝曰善
煬帝大業初右光禄大夫段文振以高祖容納突厥啓民居于
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煬帝即位恩澤彌厚狼子野心為
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閒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
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納啓民資
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

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盖其本心臣學非博覽不能遍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諒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還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又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其言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每日引矩至御座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遷黄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後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

三年七月丙子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死者十五六

八月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內史侍郎裴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别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其王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

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萬餘築長城自榆谷而東詔嵐州刺史衛玄監督之

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突厥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黃門侍郎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隷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礼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分為兩而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排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羅處羅受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弃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刼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要左右馳至王門閣晉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諭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快快之色（又云裴矩縱反間於突厥酋長射匱使潜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甚免賜矩貂裘及西域珍異）

十一年八月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内史侍郎蕭瑀進諫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

事亦無損臣又切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又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必安人自為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即義成公主也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主遣吏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義成主之助也帝又將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狂悖為寇勢何能為一其少時天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為河池郡守

唐高祖武德初以豐州絕遠先屬突厥交相往来吏不能禁隱太子建成議廢豐州虛其城郭權徙百姓寄居于靈州割并五原榆平之地於是突厥遣處羅之子都射設率所部万餘家入處河南之地以靈州為境

二年二月癸酉令州縣修治堡同以備胡

三年七月甲戌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胡

四年正月辛巳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息從化潛竄山谷切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守候可令太子建成揔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即就誅夷驅畧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

五年六月辛亥劉闥引突厥之衆寇山東遣車騎將軍元詔為瓜州道行軍揔管以備邊

八月甲戌吐谷渾寇岷州揔管李長卿拒之反為所敗遣益州行臺右僕射竇軌滑州刺史且洛生援之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將軍段德操雲州揔管李和等率兵以拒之丙辰

頡利可汗率騎十五万人入鴈門己未突厥進寇并州以左監
門將軍李勣為齊州揔管太子左衛率蘭碁為豪州揔管驃騎
將軍張德政為鄆州揔管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大宗
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原州又令雲州揔管李子和兵趨雲
中以掩可汗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帝謂
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大常卿鄭元
璹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緝中書令封德彝進曰若不戰
而和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剋捷而後和親此則威恩
兼舉帝然之戊辰吐谷渾陷洮州遣武州刺史賀拔亮防禦之
六年七月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右武候大將軍李高
遷不能禦率衆而遁為賊所敗行軍揔管尉遲敬德率師援之

七年六月遣邊州城警烽候以備胡
八年正月己酉帝與群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夫
若多造船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入寇
之中路中書侍郎溫彥溥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塹以遏匈奴
亦因循其事帝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和塹斷北邊要路又
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舡
五月己酉帝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隨煬
拒煬帝北亦何臣之有朕敬以萬物不欵驕貴於據此土宇務
共安民何必令有稱臣以自尊大可為詔述朕此懷也侍中裴
矩中書侍郎溫彥溥進對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
玄菟郡耳魏晉前立於堤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

礼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四夷猶大陽之與列星理無降
尊俯同藩服帝乃止初帝以天下大定將偃武事遂罷十二軍
大數文德至是突厥頻為寇掠帝志在滅之復置拾二軍以大
常卿竇誕為參旗將軍吏部尚書楊恭仁為鼓旗將軍淮安王
神通為玄戈將軍右驍衛將軍劉弘基為井越將軍又衛大將
軍張瑾為羽林將軍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為騎官將軍右
監門將軍樊世興為天節將軍右武侯將軍安修仁為招搖將軍
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為折威將軍左武侯將軍王長諧為天
紀將軍岐州刺史柴道為平道將軍錢九隴為苑游將軍竇琮
士馬將圖大舉焉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兵於華亭縣及彈箏峽水部郎中
姜行本築斷石嶺之道以備胡
七月甲辰帝謂侍臣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強吾慮其擾邊
礼同敵國今既人面獸心不顧盟誓方為攻取之計無容更事
姑息其後書改為勅詔乙酉頡利可汗寇相州叛胡陸伽陁攻
武興丙辰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新城不能尅復命行軍
揔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大谷丁巳命秦王出蒲州以備胡寇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突厥寇靈州丁卯突厥寇
潞沁韓三州左武侯將軍安修仁擊胡賊伽陁於上渠州破之
遣李靖出潞州道又令行軍揔管任瓌屯大行
九月癸丑突厥寇蘭州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
將善合師援之戊寅突厥寇鄯州霍國公柴紹帥師援之

九年正月辛亥突厥聲言入寇勅州縣修城隍謹烽候

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将軍楊毛撃之又徴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備胡後竟不行

六月丁巳突厥數万騎圍烏城遣齊王元吉右武[illegible]天紀将軍張瑾率兵援之辛未突厥渭州遣左衞将軍紫經率兵禦之

新刊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九十